

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

幻剑飞虹

(台湾)云中岳 著



幻劍飛虹

〔台灣〕
云中岳 著

①

百花文艺出版社

幻劍飛虹

〔台灣〕

蕭中岳著

Ⓣ

百花文艺出版社

幻剑飞虹

(上、下册)

(台湾)云中岳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华印刷厂印刷装订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2 印张 560 千字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6434-0261-4

(上、下)册 定价:38.80 元

内 容 提 要

玄天绝剑祝天长倚仗武林七大剑客之一的响亮名头与江南浪荡枭雄江人杰南北呼应，狼狈为奸，妄图号令武林。为达目的，他们滥杀无辜、荼毒江湖，杀人手段之残忍，屠戮对象之广泛令人发指。青年豪侠禹仲秋奉先师遗命，挟盖世神功下山除霸，以拯救武林。途中，邂逅相遇幸免于祝、江之难的美若天仙的二女“幻剑飞虹”李春萱、“千幻夜叉”霍红姑及与禹仲秋抱同一目的的绝代女侠夏冰。英雄、美女志同道合，同仇敌忾，直捣巢穴。几经交手，祝、江不敌败逃，仓促间，无意留下桩桩武林疑案，为除恶务尽，禹仲秋偕三侠女不辞艰险，跟踪追击，终于歼灭了为祸武林的巨枭，并解开了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江湖隐密。最后英雄侠女终蒂结良缘。

全书情节紧张、神奇，打斗扣人心弦，既有英雄、侠女的情意绵绵，又有武林豪杰的恩恩怨怨，是一部可读性极强的新武侠小说佳作。



作者简介

云中岳，本名蒋林，字柏楚。祖籍广西南宁市。以云中岳笔名著有新武侠小说数十部。

新武侠文坛开创者梁羽生、大宗师金庸已封笔，鬼才古龙，英年早逝；云中岳先生可谓当今新武侠文坛之至尊。其作品在海内外深受欢迎，畅销不衰。其代表作有《剑底扬尘》《江汉屠龙》《八荒龙蛇》《邪神传》《匣剑凝霜》《断魂血琵琶》《铁汉妖狐》等。

策 划
责 任 编 辑

常 任
海 军

目 录

第 一 章	心狠手辣	(1)
第 二 章	天残绝剑	(20)
第 三 章	戏阻妖狐	(41)
第 四 章	情护佳人	(61)
第 五 章	怒戏狂生	(79)
第 六 章	探堡离间	(98)
第 七 章	情骗娇娘	(117)
第 八 章	血溅古堡	(137)
第 九 章	魔窟涉险	(157)
第 十 章	索命闯关	(169)
第十一章	剪除后患	(191)
第十二章	拈花受辱	(211)
第十三章	逸园荡女	(228)
第十四章	纵酒戏碟	(247)
第十五章	幽园探隐	(267)
第十六章	剑霸遭囚	(285)
第十七章	威慑瘟神	(303)
第十八章	跟踪追击	(322)
第十九章	剑拔弩张	(346)
第二十章	群魔聚会	(353)

第二十一章	误中迷毒·····	(362)
第二十二章	身陷囹圄·····	(381)
第二十三章	义救情郎·····	(394)
第二十四章	强龙脱困·····	(408)
第二十五章	怒诛凶魔·····	(429)
第二十六章	恶贯满盈·····	(448)
第二十七章	觅踪寻仇·····	(463)
第二十八章	毒枭伏诛·····	(487)
第二十九章	靓女情深·····	(499)
第三十章	勾魂剑魔·····	(526)
第三十一章	名流荟萃·····	(538)
第三十二章	艺惊群剑·····	(555)
第三十三章	豕突狼奔·····	(575)
第三十四章	托庇幽冥·····	(591)
第三十五章	卑躬献美·····	(609)
第三十六章	惊弓之鸟·····	(625)
第三十七章	情侣遭劫·····	(642)
第三十八章	惊技降魔·····	(658)
第三十九章	穷途末路·····	(671)
第四十章	情仇恨终·····	(684)

一 心狠手辣

晋南的春天，仍然是寒风刺骨。春来得晚，中条山的一些山头，仍是白皑皑地冰封未解，罡风挟着阴雨扫过平原，地里的麦子拼命往上长，田野一片青绿。

这几天总算天青气朗，暖洋洋的太阳从云缝中露出笑脸，赶走了寒气，可爱的阳光给旅客带来了欢愉。官道上的烂泥逐渐干实，车马行走不再寸步难行，旅客们的老羊皮大袄不必再穿在身上了。

三月天在这条山西南北大官道上行走，天气的确令旅客极感不便，时雨时晴，雨时寒风刺骨，晴时就得脱衣。往北走，愈走愈冷；往南行，一天比一天暖和。所以带的衣裤不能少，雨具也必须准备不能不带。

那些长行的旅客，乘马的马包也就特大。徒步的旅客更糟，背或挑的行李也就又大又沉重。

从北面来的三匹马和一辆客车，三位骑土的马包就像贩货的单帮客那么大，一眼便可看出是走长途的外地旅人，所穿的羔皮外袄却不像是单帮客。

引人注目的是，前面的鞍袋是名贵的精品，更引人注目的是，三人都佩了防身的剑。

万历年间的山西，几乎可以用遍地萑苻四个字来形容，带了兵刃走路是绝对合法的，官府不会过问，有了兵刃，至少可以对付一些小毛贼。

但如果碰上大群啸聚的强盗，假使逃不快，带了兵刃反而会送命，一二十把刀剑，决难挡住蜂涌而至的盗群，结果只有一个：死而后已。

山西南部总算治安还不差，至少没有啸聚的盗群，这三位骑士带了剑，小股盗匪真不敢撒野。

三骑士都是粗眉大眼，健壮骠悍的中年人，三二十个毛贼，看了他们的外露英气，想打劫还真缺乏勇气，不会冒失的用大本钱做这笔小买卖。

大车是太原山西骡车行，行走南北的定期客车，终点是蒲州，往返蒲州太原，每逢一三五发车，整整要行驶半个月，天候恶劣就不知到底要走多少时日了。

大车是三匹馭马，俗称三套车，货运车则用三匹骡，一匹马，称四套车或骡车，不能用来赶路。

车内大概有十至十六名旅客，车把式有两位，普通旅客花不起这种高贵车资，所以乘客决不是穷苦的百姓，至少必须付得起三十余两银子的车资和食宿费，那年头，三十两银子可以买六七亩地。

大车后面，也有一人一骑。

这位骑士年轻力壮，二十余岁正壮年，身材修长，穿的墨绿夹缎制品，相当名贵。外面加了一体同色的油绸大氅，既可挡雨，也可保暖。

人长得一表人才，剑眉虎目，留了两撇小胡子，以增加成熟老练的气概，虽流露出三分英气，但气势并不迫人，反而给人有和气、坦率、爽朗等等良好印象。

马包不大，身上也没带兵刃，马鞭却与北方人使用的一柱一绾皮马鞭不同，只是一根普普通通的柳枝，软软柔柔地，可知装饰的作用比鞭马多，不适宜鞭马。

日色近午，前面里余路右出现一座三家村，一座有棚的食店，一座满像样的歇脚亭，另一座房舍前广场很宽阔，设有驻车场拴马桩，方便旅客停车驻马。

“前面就是歇脚站。”大掌鞭扭头向蓬车的旅客招呼。

“歇息半个时辰，客官们可以用膳。水囊里多添些水，下一站卅

里才能有地方供应茶水。”

前面的三骑士，已经在食店前下了坐骑。

官道上旅客零零星星，午间进食时光，所以路上旅客甚少，都已经先找地方歇息了。

车后的年轻骑士不急于赶路，一直就悠哉游哉任由健马自由驰骋，健马乐得偷懒，一步一顿慢慢走步。

忙碌了片刻，旅客调都聚集在食店的店堂进食。

篷车内的旅客共有十五位，其中有三位妇女，所有的旅客，都是年在三十左右，似乎颇有身份的男女，分为三桌进食，三位女客占了另一桌。

食厅宽敞，有十二副座头，两位车夫不在食店进食，驻车的房舍是车行特约的歇脚站，有人照料车夫，另有人照料车马。

食厅原有十二位旅客，各自进食似乎不是结伙而行的，有老有少，有几位穿了骑装，显然有坐骑代步。其中有四个人带了刀剑，神色与举止，皆流露出浓浓的江湖味，随时皆表现出骠悍精明的江湖好汉气概。

三位骑士占了一副座头，也流展出江湖豪客的霸气，说话中气充沛，虎目神光炯炯，说的话带有浓浓的京腔，一听便知不是山西河南一带的人，是不折不扣的浪迹江湖豪客。

年轻骑士没流露出江湖味，倒象一个在外看世面的豪门子弟。

他腰带上所佩的名贵精绣荷包，就是豪门子弟时兴的饰物，肋下挂着的旅行用革囊，也比江湖人常用的百宝囊精巧名贵多多。

他没带有兵刃，也没系有皮护腰，不象好勇斗的豪门子弟，也不象老实纯朴的士农工商人士。

他与两名先来的中年旅客共桌，叫来羊肉泡馍，再加上一盘美味的神仙肉（驴肉脯），一壶汾酒，先一口便咕噜噜把一壶酒喝干，再慢慢撕着悠闲地进食。这种进食的粗野吃法，还真引起一些人好奇的注规。

三位佩剑骑士也叫了酒，但一口口慢再慢慢撕着悠闲地进食。

“小二哥。”那位最年长的浓客，用带有京腔的嗓音叫住了送菜来的店伙，“这里天气不错，哦！路上旅客不多，这里是什么地方？”

“客官看到路边那座凉亭了吧？”店伙计含笑反问。

“不错，很壮观，好久没见过这种大型凉亭了。”

“四周古柏围绕，晋南百里内，没有比这座更好的凉亭了。”

“是不错。”

“叫柏亭。”店伙用充满自豪的神情说：“所以，咱们这里就叫做柏亭阜，亭东的土丘就有更好的柏树林，更东就是小村。”

“柏亭阜，名字很不错。”旅客顺口敷衍：“这里到解州还有多远？”

“解州？这里没有……哦！客官府上是……”

“噢！你问这有何用意？在下家住京师昌平州。”旅客眼中有警戒的神色。

“这就难怪了。”店伙毫不介意微笑：“客官要问的，是产苦盐的那座州。”

“听说产盐……”

“往西二里地，便是盐池的北泽。”店伙往店门外一指：“在这里看不见，土冈树林挡住了，咱们这里，客官问解州不会有人知道，咱们称喊州，柏亭阜就属喊州管辖。往南还有五十里左右，客官今晚一定可以赶到喊州落店投宿。”

“喊州？”旅客笑了。

“对，外地人称解州，咱们叫喊州，解字读叫喊的喊，不读解。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要问喊州的故老，才能解答这个谜，小的是平阳府人氏，不知道。”

“呵呵！真是无独有偶。”旅客大笑：“咱们京都真定府，有一座柏乡县，地当南北大官道，那个柏树的柏不读柏，读搬乡县。你这里叫柏亭阜，最好改叫搬亭，会不会被人把亭子搬走？呵呵！”

一阵大笑，有许多旅客也跟着大笑。

年轻旅客不笑，剑眉深锁，注视出现在店外凉棚中的几个新到旅客。

隐隐传来急骤的蹄声，有大群健马来自北面，不象是走长途，而是策马赶路。

四个人，一个穿红衣裙，外加雪白披风，风华绝代的年轻少女，两位中年男女随从，一个同样穿了朱红短衫裤的十一二岁俏丫头，少女佩剑，男女随从佩刀。

由于四人手中都有精制的马鞍，可知必定是乘坐骑而来的。少女穿裙，骑马如果飞驰，裙袂飘扬，必定大有可观，路人侧目。

四人并没打算入店，在店外向北眺望，似被大群健马所吸引，好奇地驻足观看。

“她怎么到北地来了？”年轻旅客喃喃自语：“总不会是江南的糜烂生活过腻了吧？”

蹄声如雷，马群渐近。

店伙走了，中年旅客的邻桌，一位年约半百出头，秃顶凸肚佩了泼风刀的旅客，找上了中年人。

“在下听说过你们二位。”秃顶旅客笑吟吟地说：“三位从京师来，怎么走山西道？”

“从五合山动身时，当然是走山西道。”中年旅客瞥了对方一眼，眼中戒意重现：“你知道咱们结义三兄弟？咱们眼拙，请教阁下尊姓大名……”

“山东褚安平。”

“哦！大名鼎鼎的北人屠。”中年旅客脸色一变：“久仰久仰，褚兄居然远来山西……”

“从关中来，往北面访友。”北人屠打断对方的话：“你们京都西山三霸混得很不错，在京都有你们的地位，怎么离巢这么远，出了什么事？”

“别提了，京都愈来愈难混啦！似乎天底下的牛鬼蛇神全往京都挤，每个都似过江的强龙，咱们西山三霸再也抬不起头，没得混啦！只好向外发展。听说御马监的梁永梁钦差，在关中神气得很……”

“哦！你们来投奔梁钦差的？”

“是呀！听说他监矿兼监税……”

“他还监兵呢！”北人屠冷笑：“关中人叫他梁剥皮，括得天高三尺，地流三尺血水。诸位，不要去。”

“你是说……”

“目下他已经福星远去，太岁当头。”北人屠冷冷地说：“不知从哪儿冒出一个叫大刺客林彦的人，正在逐一铲除他那些祸国殃民的爪牙，闹了个烈火焚天，他的脑袋即将旦夕不保。回去吧！诸位，这天杀的杂种太狠了，连我北人民也看不惯他那泯灭人性的作为。我北人屠的刀，杀英雄好汉显得特别利落，要我去杀那些良民苦百姓，我实在下不了手，去他娘的混蛋加三级！”

星相家根据岁星（木星）绕天的一周（十二年），把天分为黄道十二宫，以岁星所见的部分为岁名。但岁星运行的方向是自西向东，与黄道所分十二宫相反，所以为了计算方便，便假设出一颗太岁星，与岁星的运行相反，以使用来纪年。

太岁代表人君，率领天上神祇（星主），统正方位，斡运时序，所以不论起造房屋，甚至建筑城池，都不能向着这颗假设的星，这就是所谓冲太岁。太岁所在的方位，是不可冲犯的凶方，砌房子冲了太岁，大灾大难永无穷尽。

但太岁怕福星，所以建造房屋的人，惯例挂上“福星高照”的红布，希望能让太岁滚蛋。

福星远去，太岁就当头，这是说，福去祸来了。

“你老兄别话中带刺好不好？”西山大霸脸色一阵红一阵青，要恼羞成怒了：“你从关中来，八成儿是投奔梁钦差被拒绝了，所以

……”

“放你的狗屁！”北人屠投箸而起，秃脑袋一阵油光，表示冒火了：“大爷从山东杀到河南，一向独来独往，凭手中刀称雄天下，从不低三下四听人使唤，为祸山东的马监马钦差，肆虐淮扬的陈钦差陈奉，大爷都曾经宰了他们不少泯灭天良的爪牙，所以才浪迹天下，依然过自由自在的快活日子。呸！梁剥皮是什么王八东西？他配要我北人屠，向他投奔？去你娘的！”

店堂气氛一紧，旅客人人变色。

西山三霸如果想挽回面子，只有一条路好走：拔剑拼命。

没有人能忍受这种当面臭骂的侮辱，西山三霸当然受不了，三人一脚踢开长凳，变色而起。

年轻旅客不理睬店堂的冲突，吃完最后一块肉脯离座，取荷包准备会账。

蹄声震耳，三十余匹健马到了店前，三十四名骑士两面一分，下马迅速堵住了食店。

另一半人，控制住停车场。

“进去！”为首的骠悍骑士，向在店门外的四位男女沉声发令，态度极为强横恶劣。

“你说什么？命令我？”风华绝代的少女黛眉一挑，凤目带煞：“你们这么一大堆人，是晋南哪一路的强盗？斗胆！”

话说得骄傲凌厉大胆，十余名声势汹汹的骑士，全都脸色一变，大感意外。

江湖朋友对三种人必须小心：出家人、妇女小孩、残废者，碰上这些人，有理讲不堪忧虑。

骠悍骑士当然知道这种禁忌，可是骑虎难下，当这么多人面前受到一个少女的指责，脸往哪儿放？

当然，他并不知道少女的来历，更不知道眼前这位看似明艳照人，风华绝代的少女，到底是不是“少”女？反正外表的确象一个含

苞待放二八年华的少女，丝毫不带成熟女人的风情，这种刚出道没几天的小姑娘，是很容易对付的。

怒火冲昏了灵智，骠悍骑士不假思索地一耳光抽出。

少女反应快逾电光石火，也一掌挥出。

啪一声暴响，骠悍骑士暴退了三步。

“你找死！”少女冷叱，一闪即至，纤掌再挥，蓦地劲气如山洪暴发，传出隐隐风雷声。

骠悍骑士别无抉择，提高警觉用避实击虚技巧接招化招，刹那间连封七掌，换了九次方位，最后右臂挨了一掌，乘机冲出丈外，脸色冷青，右手有点抬不起来了。

这刹那间的快攻，旁观的十余名骑士根本无法看出招式，一个个目瞪口呆，似乎还不相信领队人被击败了。

“你练了乾元真气，难怪受得起打击。”少女其实也来不及乘胜追击，全力快攻耗了不少真力：“准备了，本姑娘要用绝学让你后悔一辈子。”

“在下也要用绝学打发你。”骠悍骑士咬牙说，不再用掌，双手十指不住扣抓，传出象是金石相击的骨节响声：“谁后悔立可分晓。”

少女也用爪功，她的手象猫爪。

眼看要扑上各展绝学，外围十余名骑士突然中分，踱出一僧一道。骑士们对两个年已半百出头的僧道颇为尊敬，欠身让路象是恭迎主人。

“贤侄不可鲁莽。”老道及时相阻，声如洪钟中气充沛，显然意在示威，字字入耳如受巨锤闷击：“乾元真气应付不了女施主的天玄神经。”

“南无阿弥陀佛！”和尚先稽首念佛号，鹰目炯炯再冷冷意笑。“洞灵观主好造化，造就了这么一位超绝门人，名满江南七载，很少驾临此地，想不到居然出现在山西，委实令人莫测高深。”